



全心理

如何通过声音 吸引一个有孤独症风险的 婴儿？

作者：Marie Christine Laznik

译者：袁梦蝶

校对：罗正杰

作者：Marie-Christine Laznik

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临床心理学博士，拉康的分析者，CIPPA（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与孤独症照料者国际协调协会）成员，在巴黎 Alfred-Binet 中心接待家长和婴儿，Préaut 表（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表）创立者之一。

在 Sonia 出生之前，P 夫人就担心 P.M.I. 团队。自从她的大儿子出生以来，她就一直跟随在那里。第一个孩子的分娩对 P 夫人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孩子随后发育得很好。但在被告知再次怀孕消息后，P 夫人非常焦虑，担心将不得不再次经受这种痛苦的经历。

此外，这家人在突尼斯的物质条件相当不错，而在巴黎，他们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夫人在屋子里找不出可以给新生儿的地方。由于宗教原因，堕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Sonia 出生了，我在她四个半月的时候见到了她，她是由 P.M.I. 医生送来的，因为他捕捉不到她的目光，她的父母和保姆也都不能。母亲和两个孩子将在四个星期后离开，前往突尼斯，在那里度过两个半月。因此，我只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尝试奠定工作的基础。

我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位母亲在 Sonia 出生前就处于焦虑状态，那么她对关系的拒绝已经使她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这种拒绝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出现了孤独症发展的风险，即使母亲的抑郁状态可能引发 Sonia 的婴儿抑郁症风险。因此，我面临着一个诊断上的疑问，它可能会对将要采用的心理治疗技术产生影响。在关于(Catarina)

卡塔琳娜的章节所介绍的治疗里，将婴儿的退出关系仅作为对母亲的焦虑和抑郁状态的应对，这使得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挽回她，她差点就滑向了孤独症¹。

现在回想起来，通过回顾 Sonia 的分析录像，我意识到在安抚母亲的同时，我用我的声音对婴儿进行了精神复苏，当我担心婴儿有孤独症风险时，我就会这样做。确实，三个月后进行的感觉-运动评估（安德烈-布林格法）²也将显示出这方面的迹象。

在第一次分析中，Sonia 几乎一直在睡觉，夫人可以告诉我她的痛苦。首先，他们的住宿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这理所当然地使她感到绝望。她说，她多么希望能有别的东西来迎接她的女儿。然后她谈到了她儿子出生时的创伤。的确，前一个孩子的分娩过程非常痛苦。在12个小时里，医生试图通过在她的宫颈里放一个气囊来增加宫颈的扩张，以避免剖腹产。最后，他们注意到脐带是缠绕的，就进行了手术。她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折磨，在接下来的整个怀孕期间，她都害怕再次去经历。正如该领域的专家安妮克-博利厄（Annik Beaulieu）所说，这种痛苦的分娩很可能损害了骨盆腔底的质量，影响了子宫和胎儿时的 Sonia 之间情感性的对话³。

然后，夫人给我讲述了她自己婴儿时期的故事，她是如何被祖母抚养长大的，因为她的父母十分年轻，尚未完成学业，无法将她安置在距离祖母家60公里的学生宿舍。他们是如何在18个月大的时候来接她的，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有了公务住房。以及这个婴儿是如何在家里病得很重，以至于父母不得不把她带回祖母那里，由祖母抚养她长大直到她18岁结婚。婚姻是由夫人的父亲与住在巴黎的远房表亲安排的。在接下来的分析中，Sonia 是十分清醒的状态，夫人可以向拍摄的实习生和我展示，她的女儿是多么主动地拒绝与她的关系，以及同样主动地拒绝她说突尼斯语或法语。夫人把 Sonia 抱在膝盖上，面对着她，有时把她举起来与她对视。但婴儿主动把脸转向一边，看起来很伤心。的确，在这种姿势下，后面没有东西来支撑婴儿的背部，我们从

¹ 见第四章：婴儿抑郁症和孤独症风险的鉴别诊断的重要性。

² 安德烈-布林格，《儿童的感觉-运动发展及其后果，研究概览》图卢兹，Erès, 2007。

Bullinger A. : Le développement sensorimoteur de l' enfant et ses avatars. Un parcours de recherche. Toulouse, Erès, 2007.

³ 安妮克-博利厄，《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精神分析和骨科疗法的交叉应用》，Erès, 出版, 2021.

Beaulieu A. : Le bébé à risque d' autisme, regards croisés entre psychanalyse et ostéopathie, Erès, 2021.

Geneviève Haag 和 André Bullinger⁴的工作了解到，这些有可能成为孤独症的小伙伴们多么需要有这种背部的支撑来交流⁵。

母亲用最后一句话来结束她不成功的尝试：“看，嗨（咕咕），我的宝贝！”。并对 Laznik 说：“就像这样，她从不看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长时间去观察一个母亲的失败是没有用的，当婴儿对关系的拒绝看起来如此的坚定时。此外，在他们出发之前，我们只剩三次分析了。我建议这位母亲将 Sonia 舒适地靠在她的肚子上，一旦靠在这个良好的背部支撑上，我就坐在地板上，在她的面前与她说话，我的脸与她的脸齐平。⁶多亏妈妈语（mamanais）的韵律，我们稍后会讨论到这一点，我知道即使她有孤独症的风险，她应该也会看着我。

Laznik 对婴儿说：“我们谈到了妈妈在你哥哥出生时所经历的痛苦。以及当你在她的肚子里时，妈妈一直有的恐惧。当她想这些时，你一定感到震惊，就像这样！但这并不是你的错，你知道吗？他们在产房里对妈妈不友好。”婴儿专心地听着，向她脚边的 Laznik 倾斜了一点。Sonia 发声时，我回答她：“啊！好吧？但是当你像那样流口水时，你会有一点反流。我们会和你的儿科医生谈谈。我们已经谈到过你出生时很小，但你正在迎头赶上的事实。”

当务之急是让她能够与她的小女儿沟通。我把 Sonia 放在地板上，考虑到 André Bullinger 和 Geneviève Haag 的研究所告诉我们的：不仅要有背部支撑，也就是地板，还要有骨盆的轻微卷屈，这要感谢她头下的哺乳枕和另一个非常小的在脚和腿下的垫子。这也是为了让她能够统一左右两边的身体，这要归功于穿过她双臂下面的哺乳枕，使左右两个身体整合在一起，并允许她用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⁷。精神分析家和母亲坐在地板上，在 Sonia 的脚下，Sonia 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婴儿和许多其他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一样，没有办法重新收拢（身体），既不能对垂直平面的上下之间，也不能对左右之间。当他们被放下时，他们散在地板上、尿布台上或婴儿床上，无法进行交流，也无法享受对他们说的妈妈语的韵律。因此，首先要为他们通常情况下是

⁴ Haag G.: 身体自我：孤独症与发育，Le Fil Rouge, PUF, 2019

⁵ Geneviève Haag 还认为，身体组织的困难可能源于胎儿时期。

⁶ 对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家的工作需要对婴儿的最轻微的迹象也保持敏感。有些婴儿不会容忍这样的接近，从远处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⁷ 在对母亲韵律进行的科学研究中，已经证明未来有孤独症风险的孩子会对此做出反应，但并非总是如此。Saint-George C. 和 Laznik MC: “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的冲动唤起”，载于 Cahier de PREAUT, 第 10 期，声音：从精神分析假设到科学研究，Erès, 2013 年。目前我们提出的假设，但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证明，就是他们同时需要一个背部支撑，这就是我在这里为 Sonia 做的事情。

碎片的身体提供一个重新收拢的机会。“碎片化”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因为它让人以为之前是集中在一起，然后分崩离析的东西。“解体”的概念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为了与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接触，还必须考虑到他们可以承受的节奏和距离，这样才能在 Daniel Stern 的意义上进行调整。当我向 Sonia 提议这个建构的时候，她看着我，但我前进得太快了，这让 Sonia 的手立刻合上了，即使她没有中断她的目光。

Laznik: “Laznik 夫人前进得太快了！”我继续站在这个婴儿的位置上说：“她没有征得我的同意！”⁸ Sonia 发出非常低沉的声音。Laznik: “这一切？真的吗！？” Sonia 的手微微伸出，继续完全合拢。Laznik: “你想给（我）这只完全紧握的小手吗？Laznik 的韵律带着对这个身着粉红色衣服的婴儿的愉快赞美。Sonia 微笑着。Laznik 对母亲说：“您生了一个非常爱笑的宝宝，您同意吗？” Laznik 在婴儿的位置上说：“Chouf, 妈妈，我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宝宝！”。Chouf 在达内贾语 (darija) 中是“看”的意思，达内贾语是马格里布地区国家的阿拉伯语。我向母亲核实，以确保在突尼斯也是这样说的。母亲对 Laznik 说：“您能让我放心吗？Sonia 还好吗？和您在一起时，她很好，完全都变了，但和我在一起时……”

Laznik 对母亲说：“我希望她和您在一起时，能一直像和我在一起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她有能力，只是她过度敏感。我不知道她是从谁那里继承了这一特质，从爸爸还是妈妈？”母亲：“是我”。她出于对不看她的孩子的担心，害怕孩子可能有残障，母亲对 Sonia 的过度敏感是源自于她的这种可能性产生了认同。这个孩子就像她。这种想法在治疗一个拒绝关系的婴儿之初时必不可少。确实，有一些有韧性的婴儿可以忍受面对抑郁或焦虑的母亲。此外，健康但拒绝与生病的母亲接触的婴儿会紧紧抓住其他愿意照顾他们的人。Sonia 的情况并非如此。为了得到她的注视，我每次都要采取复杂的策略。首先，要把是碎片的小身体组织起来。第二，我必须使用心理策略，因为只有在她面前带来惊奇感时，她才会对我的妈妈语做出反应。

因此，在我看来，母亲再次跟我谈论她的婴儿时期的故事很重要，这是她在上一次分析中她女儿睡觉时告诉我的故事。Laznik 对 Sonia 说：“你想让妈妈跟我谈谈关于 gida⁹的事情吗？我看着你，（同时）我倾听你的妈妈。”母亲讲述道：“事实上，我是被祖母抚养大的。18 个月时，我到了我母亲那里。他们终于有空间可以容纳一个

⁸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家犯了错误，重要的是她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这将使母亲在面对一个需要如此微调的婴儿时，认同可能犯错的分析师。我曾经对父母说，我们必须变得像探戈舞者一样，对舞伴给我们的微小信息作出反应，以便在舞蹈中不断发展。

⁹ Gida 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祖母，母亲让我这样称呼她的祖母。

婴儿了。”在母亲和我说话的时候，Sonia 转身看着她身后天花板上的灯。Laznik 对母亲说：“你知道你女儿为什么开始看天花板吗？母亲：“因为我们没有再和她说话？”

Laznik：“因为她感受到了你的悲伤。这个时刻我们要讲述一个痛苦的婴儿的经历。你意识到她有多么敏锐了吗？”Laznik 对婴儿说：“对你讲的不是你的故事，而是妈妈和她的 gida 以及她自己的母亲的故事。”母亲：“所以我在祖母家长大，直到我结婚那天。”Laznik：“你跳过了悲剧的部分。”母亲：“是的，在我 18 个月大的时候，我和母亲一起离开了（祖母家），我生病了：发烧，我一直哭，她带我去看很多医生。没有任何效果。直到她把我带到我的祖母身边，我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婴儿”。显然，当时没有人想到，有必要提前为孩子在扮演母亲角色的祖母和只在周末才能见到的母亲之间做一个过渡。父母还有其他孩子，但夫人一直和祖母待在一起，直到她被包办婚姻，这在马格里布仍然很常见。

在第三次分析开始时，我告诉这位母亲，我们和几个同事一起观看了前一次的分析，他们发现 Sonia 有一些很好的动作。母亲一边点头，一边告诉我，她对女儿动作的看法不同，并且这些动作让她感到担忧。她用左臂模仿了（婴儿）从上到下的手臂运动。现在，我了解了 André Bullinger¹⁰以及 Geneviève Haag¹¹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我知道患有孤独症的婴儿会出现这种不对称，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当我们将 Sonia 安放在地板上时，尽管我很小心用哺乳垫支撑她的前臂，但母亲所描述的那个动作仍很明显。Sonia 从头到腰挥动着她僵硬的右臂。在认识到母亲告诉我的事情的重要性的同时，分析家的策略将是通过声音获得婴儿的愉悦。

这位母亲指出，在家里，Sonia 有时会看着她：“例如，当我经过时，她就那样看着我！她的目光跟随着我。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有时她还是会转过头去。”夫人要展示她的女儿如何依然积极地拒绝与她的关系。她让孩子坐在她的腿上，脸对着她。婴儿的后背再次空空如也，这让 Sonia 很难进入（与他人的）交往，仿佛她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维持这个艰难的姿势上。母亲呼唤她，面对可能的拒绝，所有呼唤都包含着焦虑。

¹⁰ Delion P., Bullinger A.: 《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在孤独症儿童和他的身体中，在 Joly F. 和 Delion P. 的指导下，2016

¹¹ Haag G. (1997): 《有助于理解身体自我中的认同》。（在 API 国际大会上的交流，布直诺斯艾利斯，1991 年），儿童精神分析杂志，n°20, p.111-131.

这些处于罹患孤独症风险中的婴儿，由于他们过度的情感同理心，很快就被母亲的焦急所侵袭，这种焦虑是以他们无法回应的呼唤形式传达的。在目前的情况下，Sonia 越是听到妈妈呼唤中的焦急，越是转过身去，直到盯着天花板。

妈妈：“亲爱的，嗨（咕咕）！妈妈她在这里。Sonia？是的？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在做什么？”Laznik 代替婴儿：“妈妈，我在看天花板！”我不能任凭母亲陷入同样的失败，因为全家要去突尼斯呆两个半月。我本次分析的目标是在母亲那里引出妈妈语的韵律。我知道，之后婴儿的目光就会朝她的方向。

在我看来试图把这种韵律教给母亲们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妈妈语，也就是说，一些接近但无法抓住婴儿的东西。一种复杂的情绪是无法控制的，如惊奇，它意味着惊讶和快乐。但另一方面，我的经验告诉我，母亲可以通过对分析家的认同来体验到它，如果转移是正向的话。这也意味着假设分析家要能处于友爱的位置，而不是对母亲进行评判的位置。

所以我把孩子放在地板上，在舒适的哺乳枕上，使其支撑着他的头部、两个前臂，并稍微抬高他的小腿。事后，这个安置（婴儿）的工作让我明白，我假设了婴儿有孤独症的危险而不是抑郁症，以回应母亲的焦虑和抑郁状态。

由于我只剩下这次分析，我要非常迅速地进行婴儿的精神复苏，如果我们还有多次分析，我不会这样做。母亲和我都在地板上，在 Sonia 的脚旁。然后我模拟了一个吃她的宝宝小脚的游戏，并把脚给她。Laznik 对母亲说：“我确信这是些小羊角面包，它们非常好吃！”在处于对 Sonia 宝宝可能让我陷入的景象的遐想状态中，我感觉到她的小脚上有那种美味的味道。但我觉得，对于母亲来说，她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就讨论点心。她最喜欢的是滴着蜂蜜的小三角（蛋糕）。当她和我谈论这些时，她流口水了。然后，当她再次品尝婴儿的脚时，她惊讶地闻到了她童年时那块蛋糕的味道。

母亲对 Sonia 说：“太好吃了！这里面有糖吗？里面有蜂蜜吗？可以吗？你还愿意吗？你愿意给我你的脚吗？”为了避免母亲出现任何形式的失望，而让她失去这种好不容易实现了的韵律，我对她说：“不仅是第一次，它还将会到来。你会看到的”。像许多母亲一样，夫人想要扑向婴儿，亲吻她的脖子。这导致 Sonia 立即从关系中退出。当她亲吻她的脚时，Sonia 承受得好很多。母亲和我随后花了些时间思考，如何避免马格里布地区的家人按照习俗扑向婴儿亲吻她。正常婴儿，被称为“典型发育”，具有良好的韧性，他们面临这种类型的流露，甚至从中找到一些益处。对于有封闭（自身）的危险的过度敏感的婴儿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个年龄段对父母使用“有孤

独症风险”这个词是没有用的，它可能会产生医源性影响。在已经有孤独症孩子的家庭中，是父母自己说出这个词的。这样我就很容易去谈--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可以让他们避免这种命运。

在 Sonia 的案例中，涉及到是向母亲建议婴儿可以处理的情感形式。Laznik 在婴儿的位置说话：“妈妈，你看到我有多喜欢了吗？这样，我可以控制。我可以收回我的脚。” Laznik 对母亲说：“她非常高兴。”母亲点点头。Laznik 在婴儿的位置：“我非常喜欢我的亲随者亲吻我的脚。”确实我们，母亲和我，都在母亲的殿下的脚下，这让母亲笑了。Laznik 在婴儿的位置上：“当大家说我是一个美味的带着蜜的婴儿时，我很喜欢。”

母亲尝了尝她的脚，对 Sonia 说：“是的，可以吗？又吃？”母亲想知道她给女儿脚的这些亲吻是否令她高兴，这是对她的尊重，也表明她在孩子身上假设了一个主体。但我的目的恰恰相反，我必须找到母亲的快乐而不是婴儿的快乐。我知道，得是她对自己的快乐感到惊讶，才会开启妈妈语的韵律；而对婴儿来说，则是如何在原初的大他者¹²那里激发这种享乐的经验。Laznik 对母亲说：“妈妈她喜欢吗？”

母亲立即配合游戏：“是的！哦，是的！这非常好吃！里面有蜂蜜！”然后婴儿看着她的母亲，眼睛半闭着。为了引发更大的惊喜，从而在韵律上有更突出的动作，我建议母亲品尝另一只脚，就好像每只脚都有不同的味道。事实上，她确实进入了游戏，随着她的韵律变得更加悠扬，她的女儿看着她，眼睛睁得更大了。这并不意味着 Sonia 没有患孤独症的风险。现在有足够的医学证据向我们证明，甚至后来成为孤独症的婴儿，也会对这种韵律产生反应¹³。

妈妈语的声音和韵律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就成立了几个婴儿语言的工作小组。其中一个是与在阿尔弗雷德-比内特中心的 SPP 的同事，另一个小组是与拉康派的同事。我们对心理语言学家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很感兴趣。他们的一篇文章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遇到了我们临床中重要的问题，它让我们参阅弗洛伊德留下的并由拉康发展的工具。这是 Anne Fernald (1982) 的一篇关于母亲声音的韵律的文章。她

¹² 我们晚一点将看到，Sonia 从突尼斯回来后，很快发现如何触发她的精神分析家的享乐。对于她母亲的，将需要更多的时间。

¹³ Cassel R., Saint-Georges C., Mahdahaoui A., Chetouani M., Laznik M.C., Muratori F., Adrien J.L., Cohen D.: 《孤独症早期发展过程中母亲韵律鼓励课程》，互动研究，2013 年。

发现，新生儿对一种特殊形式的母亲声音，即 "motherese" (妈妈语) 有更高的口唇欲。这种 *妈妈语* 在语法、标点、音节和独特韵律方面有一系列特定的特征¹⁴。作者对这种妈妈语的韵律特征，及其对婴儿的口唇欲产生的影响感兴趣。她在一家妇产医院，与顺利生产的一到三天大的婴儿们工作，她发现，甚至在奶水到来之前（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这些还没有经历过食物满足的婴儿，听到母亲对他说话的声音就会变得非常专心，并开始猛烈地吸吮橡皮奶头。它（橡皮奶头）被称为 "非营养性" 的，因为它不提供任何东西；它只记录吸吮的强度。作为精神分析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数据？在婴儿身上被激发的冲动的兴趣被转化为强烈的吸吮：这是婴儿身上一切兴趣体验的口唇转化。这里没有 *满足需求* 的客体。在那儿，我们看到欲望的原因客体，即冲动的客体，和满足需求的客体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婴儿对 "妈妈语 (mamanais) " 中的某些东西感到兴奋，疯狂地吮吸着他的橡皮奶头，尽管这段 "妈妈语" 是用录音机录制的。然而，Fernald 发现，如果她在婴儿不在场的情况下记录母亲对婴儿的讲话，所获得的结果就不同了。不再有如此明显的韵律峰值，婴儿对录音的兴趣也随之降低。这表明母亲的 *妈妈语* 取决于她的婴儿的在场。而如果一位母亲对另一个成年人说话，声音就会变得平淡，婴儿的欲求就消失了。

Fernald 试图确认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成年人与另一个成年人说话时，会产生和妈妈语同样特有的韵律峰值。是的，但为了得到它们，需要一种情况，总的来说是很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惊奇、惊讶，同时也会有巨大的快乐、喜悦。所以，是惊奇和快乐结合，产生了这种韵律的高峰。Fernald 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拉康在他的《无意识的形式》讨论班（1957年）上，致力于研究弗洛伊德在《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中描述的第三方问题。

从 *famillionnaire*¹⁵ 这个词出发，拉康说，这个第三方，在听到 "一个不合规定的构词像某种不可理解、令人费解、谜一般的东西" 时，并没有因为它不符合惯例而拒绝它，而是让自己在一段时间的惊愕之后，通过顿悟认出了这是一个笑话。他只不过是在重复弗洛伊德通过引用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而说的话，在诗人那儿拉康发现了一个可怜的犹太人的故事，一个彩票捐客被他的叔叔 Rothschild 以如此亲密的方式款待。诗人海涅谈到了对这个无厘头的词的惊愕和启迪，是一个真正的独特想法，因为伟大的所罗门不可能得到更加独特的词；诙谐是创造出来的。

¹⁴ 几年来，这被称为育儿，因为男人也会改变他们的基本声音。

¹⁵ 拉康 J. .: 讨论班五：无意识的形成 (1957-1958), Seuil, 1998。他在 11 月 6 日课程结束时，第 24-25 页和 11 月 13 日课程结束时谈到了它)。

从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听了一句诙谐话的人，经历了惊喜和快乐，在他的声音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韵律峰值，与可以令婴儿感到高兴的韵律相同。这意味着母亲，或凝视婴儿的成年人，也陷入了这种惊喜和快乐之中。但是，在婴儿主体的建构中，诙谐的形式和声音的作用之间明显的巨大鸿沟是可能的，因为拉康在他的“欲望图”的构造中已经使用了这个第三方。正是由于这种惊愕，拉康能够确定在大他者那里的缺失问题，而我能够构建一个有血有肉的实在大他者的概念，他能够在与婴儿的接触中体验到惊喜和享乐。

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个第三方的人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惊奇之后，他允许自己被快乐照亮——拉康将被划杠的大他者的概念支持在他的欲望图中。接受不知所措，惊愕，是大他者的那一斜杠的标志。这个大他者任自己被划杠，他有一个缺失。第二个时刻是笑。弗洛伊德文章整个第二部分都是关于这种笑，它是快乐、享乐。随着被划杠的大他者的惊愕和喜悦，我们处于了诙谐的第三方，而且婴儿在他非常喜欢的妈妈语的韵律特征中听到了它。Fernald 的研究告诉我们什么？这项研究告诉我们，自出生起，在任何食物满足之前，婴儿就非常渴望看到母亲大他者身上由他的存在引发的享乐。惊喜和快乐，精神特质的特点，这也是母亲的目光和声音面对婴儿特有的动作的方式，这些动作将通过他者的形象找到它们的统一性。

我认为，在一个看着母亲的典型婴儿眼里，这种简单的眼神，甚至他那些不协调的动作——Jean Bergès（在 Ajuriaguerra 之后）称为的*婴儿功能的运作*——都会引发她的惊喜和快乐，而婴儿会通过他母亲声音的韵律得知。这种韵律成为第一冲动客体。

在仔细观看由比萨的团队¹⁶收录的后来患孤独症的婴儿的家庭影片时，我们注意到，如果在日常生活的经历中，存在他们自己目光的缺失，对评论他们活动的母亲话语也缺乏兴趣，如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能让自己成为某个母性冲动的客体，他们只偶尔会做出反应。那什么会导致这个奇迹？

从成为孤独症的 5 个婴儿的影片中，我们注意到这一刻是恰逢这段韵律出现的时刻。我假设后来患孤独症的婴儿在最初的几个月内对这种韵律有反应。这可以被证实，5 个婴儿，通过分析在实验室中与婴儿说话的成年人的声音曲线，这个时刻婴儿在看与他说话的成年人。

¹⁶ Laznik M. C., Maestro S., Muratori F., Parlato E.: “Les interactions sonores entre les bébés devenus autistes et leur mère », in *Au commencement était la voix*, sous la direction de Castarède M. F. et Konopczynski, Erès, 2005

那里进行的科学研究表明，这些后来成为孤独症的婴儿在出现这种韵律时会做出反应。这项研究是对 1500 个录像片段（500 个关于正常婴儿、500 个患有孤独症的婴儿和 500 个智力迟缓的婴儿）进行的——这对于如何发现孤独症风险（即使是在似乎有回应的婴儿）以及复苏这些婴儿的技术理论方面都有影响。相关结果的科学出版物在世界各地的几个实验室中复制，并且这从元心理学的假设变成了“科学性真理”¹⁷。

胃食管反流

Sonia 治疗的另一个要点是对她的胃-食管反流进行处理。像几乎所有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一样，她一直有这种反流，而 P.M.I 的儿科医生在她去突尼斯前给她开了 Mopral¹ 的处方，这应该有助于她回来后对人更加开放、微笑；即使她在几个月内继续与她母亲冷战。我有时会答应一个婴儿去和她的儿科医生谈谈，以结束她所忍受的这种痛苦。但他切断了与我的联系，尽管我在几分钟前就已设法找到了他。我总是向母亲强调这些失去联系的情况，因为重要的是让她理解她的孩子与人建立联系有困难，不仅仅是与她联系困难。有多少母亲抱怨说从好心的精神科医生那里听说他们的孩子患的是 *母子关系障碍*！他们是否认为这将使诊断减轻？事实是，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双重谴责。在 Sonia 的案例中，我向母亲指出，这些切断往往与她女儿对内部痛苦的执着有关。我认为这种疼痛可以让婴儿像天花板上的灯一样，将自己与周围的感知切断。

虽然在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那里，这种疼痛的普遍性存在广泛共识¹⁸，但神经科学界对其原因存在争议。一些人，如圣保罗医学院保利斯塔学院的 Mercadante 教授，认为它发生得非常早，从胚胎开始，在大脑和胃食道系统的神经元形成的时候。其他人，如神经生物学家 Yves Burnod 认为，疼痛像所有的感觉一样，而这些婴儿对疼痛的感受要比其他婴儿强烈得多，因此比在其他婴儿那里更具有入侵性，就像存在缺陷的过滤器一样。但是，不仅仅是来自身体内部的疼痛被加剧体验，婴儿周围的情绪也在入侵他们。他也没有一个过滤器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情绪的影响。一位苏格兰研究人员 Adam Smith 几年前提出，孤独症患者的情感共鸣过剩，这迫使他们关闭视觉和

¹⁷ Cassel, R., Saint-Georges, C., Mahdhaoui, A., Chetouani, Laznik, MC., Muratori, P., Adrien J. L., Cohen, D., : « Course of maternal prosodic incitation (motherese) during early development in autism ” , in Interactions studies, 2013

¹⁸ MCELHANON, Barbara O., MCCracken, Courtney, KARPEN, Saul, [et al.],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 Pediatrics, vol. 133 / 5, mai 2014, p. 872 883. Cité par BEAULIEU, Annik, Le bébé à risque d'autisme, Regards croisés entre psychanalyse et ostéopathie, Erès, 2021 p191-193.

听觉感知通道的舱门，使他们无法了解周围的存在，这被称为：缺乏共情。即是说情感同理心（情感共鸣）过多导致没有同情（共鸣）¹⁹。我在一篇关于 Marine 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这个小女孩对她母亲的痛苦有过多的了解²⁰。

有必要与父亲一起来支持母亲，去做些什么来保护她的宝宝免受过度刺激，我在这个主题下见到了父亲。当时，父亲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些请求，对这项工作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愿意尝试信任我，因为他也非常担心他的女儿呈现的对关系拒绝的状态，这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如此不同。我承认，在这个夏天，我一直担心我再见到七个月大的 Sonia 时，她会处于这个状态。

从突尼斯回来

惊喜的是，七个月大的 Sonia 在等候室里微笑且放松。她的母亲成功地保护了她免受父亲那边的家庭的侵扰，就像地中海的几乎所有家庭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某些极度脆弱的婴儿从一个人的怀里到另一个人的怀里而不封闭自己。当我意识到 Sonia 的上半身不再呈现任何不对称时，我的惊喜和喜悦达到了最高点。她甚至可以坐在她妈妈的腿上，开心地模仿我的手势。我祝贺这位母亲所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我在她心中的地位很高。

现在 Sonia 已经足够大了，可以要求趴在地板上爬行。我给她一些小玩具，她有时候但并不总是可以表现出很好的共同关注，注意力从物体到我的目光，反之亦然。我祝贺 Sonia 和她的母亲，佩服所有这些进步。Laznik 对妈妈说：“当你面对婆家的时候，爸爸是不是有一点理解了？”

“一点点”母亲用没有多少起伏的音调回答。Laznik 对母亲说：“我必须再见见爸爸，这样我才能告诉他我对你的所有钦佩，为你所拥有的勇气，我是你的粉丝！”我从未想到我会说这样一个词，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使用过这个词，而且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使用。重看分析的录像，让我们发现分析家工作中无意识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很久之后才会具有意义。事实上，如果强调这段话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是因为它阐明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年后它将使什么成为可能。但只有 Sonia 经常

¹⁹ SMITH, A. « The empathy imbalance hypothesis of autism :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empathy in autistic development » (孤独症的同理心失衡假说：孤独症发展中认知和情感同理心的理论方法) ,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59, p. 489-510, 2009.

²⁰ Laznik M. C. : Empathie émotionnelle et autisme » (情感同理心与孤独症) , in Autismes et Psychanalys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ire Dominique Amy, Ed. Erès, 1914, pp 372-398.

看着她的分析家，也经常看着 Laura，微笑的巴西实习生，而总是拒绝和她的母亲一起玩。那么就要避免负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谈论它，就可以解开。

Laznik 对 Sonia 说：“妈妈最后会嫉妒的。妈妈不会想再带你来了。你在看 Laura 而不是妈妈。她会说：‘结束了！我太嫉妒了！’”一提到这个事实母亲，就放声大笑，毕竟是她决定的。我们工作的工具是正转移，它允许从母亲到分析家的认同。在这期间，Sonia 对她母亲和对我们的反应的对比使我想到了，我们可能是在面对一个以关系拒绝的方式来回应母亲的困难的婴儿。但接下来几周由穆里尔-肖维 (Muriel Chauvet) 进行的布林格运动感觉评估得出了惊人的结果。

由 Muriel Chauvet 进行的感觉运动评估的一些要素

在检查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评估婴儿上半身的组织，Sonia 做得非常好。Sonia 背靠着母亲的腹部，接受 Muriel 递给她的“礼物”，她用一只手和另一只手拿着小棍子，接受从右到左传递它们，能够交叉运动到一边，也能运动到另一边去拿它们，所有这些都与穆里尔的关系中进行。可爱的宝宝！这与她从突尼斯回来后可以用手做的情感情境模仿游戏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位母亲在假期期间的工作使她的婴儿能够整合上半身，不协调的动作已经消失。

然后是检查婴儿与下半身关系的检测。当 Muriel 把 Sonia 放在对她的脚感兴趣的位置时，她意识到，尽管她尽了一切努力帮助她，但 Sonia 并没有意识到她下半身的存在，也没有对它感兴趣的意思，她的脚不属于她。自主运动机能测试也是如此。Sonia，她的躺在地上，开始像时钟的指针一样转动，她的手臂像十字架一样粘在地上，骨盆和上半身都无法卷曲。在这个姿势下，她完全缺席了。用 André Bullinger 的语言来说，她无法组织自己去对抗引力。然而，这些困难存在于开始发展为孤独症的婴儿那里，而在以关系的拒绝来回应母亲抑郁的婴儿那里则并非如此。

与精神分析家的后续治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Sonia 每次都对她的分析家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她非常高兴地和分析师一起发现了过家家游戏。她喜欢用一个小盘子和一个勺子喂我。当然，这份口欲礼物总是让我感到惊讶和喜悦，这让 Sonia 充满了喜悦，并让她重复了无数次。

如此频繁地重复这种为对方的口唇冲动提供美味满足的游戏的需要，表明孩子感到强烈的工作需要，以便她在精神中对这强烈的快感体验保持开放。对孩子来说，这是一种自我照顾的方式。在这个重复的游戏中，她因他者的强烈快乐而体会到快乐，这将允许她逐渐能够承受某些不快乐，而不会封闭自己。“典型”的婴儿并不觉得有必要反复做这种游戏，即使这确实能让他们高兴一阵。是那些有可能发展为孤独症的婴儿感到这个需要，因为他们感到这是在治疗他们。正是这种坚持，在不了解这种类型的婴儿所面临的困难的人看来，可能是令人厌倦的，但它却能让婴儿不复发。

但是，几个月来，这个游戏只存在于分析中，因为尽管我们和她的母亲多次尝试，但 Sonia 拒绝与她的母亲做这个游戏。这呈现了两个问题，首先，在转移层面上，这种情况对母亲来说是可怕的，它变成了一个婴儿门，因为她的孩子只和祖母一起玩，就像母亲很快就命名的这样，这重复了她自己在相同年龄时所处的情况，处在她拒绝的母亲和她爱的祖母之间。但这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合作治疗者，为了婴儿用于对抗过激情绪的保护系统不将其引向自我封闭，他们需要体验他者的快乐，不是每周一两个小时，而是每天多次。当他们和母亲一起发现这个游戏时，即使没有人要求，他们也会连续玩上几个小时，因为这令人愉快。

在 Sonia 只给她的精神分析家喂食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我决定演一个大型口唇享乐的场景。这后来被称为“库斯库斯”ⁱⁱ 场景。我的目的是在夫人身上引起巨大的惊喜和快乐。我把 Sonia 和我玩了几个星期的玩具餐具拿出来，精心地准备了一份摩洛哥风格的库斯库斯。妈妈知道我经常去那里。我先把洋葱和葡萄干一起炒，从我的塑料餐具里散发出一种美味的、想象中的甜味，这已经让母亲和我很高兴了。然后，我准备好我的蔬菜，逐一为它们命名。下一步是将库斯库斯的粗面粉蒸熟，以便之后将它们用黄油卷起来。然后我把看不见的鸡肉切成小块进行煎炸。

这样我展出了我的华丽的库斯库斯，它用蔬菜装饰，上面放有葡萄和洋葱，我们的整个房间都充满香味。母亲和我已经口舌生津。然后我用勺子喂母亲，这让她非常高兴。她发现库斯库斯是一个奇迹必须在预料之中，她的声音在惊讶和喜悦的起伏中产生了绝美的妈妈语韵律。然后她的小女儿惊奇地看着她的母亲获得如此意外的快乐。她立即从我手中接过盘子和勺子，想自己喂她的母亲。惊讶和喜悦在母亲的声音中加倍。从那天起，这个小女孩再也不拒绝看她的母亲。

冲动回路的第三个时间重复了数百次，Sonia 不再拒绝这个联接。她已经进入了拉康派所说的异化阶段 (l' aliénation)。这让她的母亲和她的精神分析家非常高兴，以至于他们忘记了为了一个主体的构建，分离 (la séparation) 也必须被安置于其中。

我们有一段绝妙的场景：Sonia 在再次给她的母亲喂食后（母亲从未厌倦过），爬到她母亲的腿上，回头凝视她在镜子中这样竖立的形象。当时，正在拍摄的实习生是巴西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一位精神分析家，且热衷于镜像阶段。当她看到 Sonia 终于不仅转向她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而且还带着调皮的神情转向那些似乎很高兴看到她看自己的女士们，她感到多么的幸运啊。所有这些快乐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担心。然而，在 18 个月时，我们意识到 Sonia 仍然不会说话。在一次团队会议上，我们决定尝试在现有的心理治疗和感觉运动的双重工作中增加语言治疗。

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安全依恋

从 Sonia 发现与母亲一起玩耍的快乐那一刻起，她就无法忍受与母亲分开片刻。这使得穆里尔-肖瓦（Muriel Chauvet）感到与她的感觉运动的工作变得困难。但是，任何企图将她和她母亲拉开最微小距离的行为都会让她肝肠寸断。在这个时期最严重时，即使把她放在托儿所都有问题。我没有为此而感到惊慌，因为我见过许多其他最初呈现出强烈的关系拒绝的婴儿都经历了类似的时刻。而且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婴儿感到需要与母体保持直接接触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工作。是父亲首先来告诉我们，他无法扮演他的角色：将女儿放在床上让她睡觉。Sonia 只在母亲的怀里，睡在夫妻的床上，父亲则睡在地板上的小床垫上。他也不能照看女儿，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为了让母亲能去街角的面包店。Sonia 的尖叫声在院子里就能听到，导致母亲折回。为此父母双方进行了几次咨询，有时和 Sonia 一起，有时没有 Sonia，但毫无效果，只是突显了这对夫妇经历着严重危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楼梯上遇到了 Muriel Chauvet。她告诉我，她厌倦了看到 Sonia 吮吸自己的舌头，只有“hin-hin”声，而不发出任何别的声音。此外，Sonia 没有指示，她只是握紧拳头，用手臂指示。这次谈话揭开我所不想看到的。我对她和她母亲建立的永久纽带过于高兴了。Sonia 也可以和其他人联系，只要她经常和她的母亲在一起，即便在分析中，她可以离开她母亲一会儿而和我一起玩。我必须意识到，虽然这个小女孩不会成为孤独症患者，她可能仍然属于 DSM5 所说的孤独症谱系，属于非特定类别²¹，缺陷和缺乏语言。当我决定正面处理这个问题时，Sonia 已经 21 个月大。由于时间配合的原因，语言治疗的实施被推迟了。她最后在两岁时进行的。

²¹ 在 DSM5 中，其贴切与否在此不做评判，法国分类中的以前的儿童精神病被称为非特定性，但这个词出现在孤独症谱系中。

Sonia 是如何开始说话的

我首先研究 Sonia 对说话的恐惧，通过经典的假设，假设与过度的施虐——口唇冲动有关。有一段时间，Sonia 喜欢我们玩鳄鱼，鳄鱼那危险的、大的、毁灭性的嘴与毛绒动物整个身体甚至牙齿的柔软性相矛盾。以下是我的一次尝试的摘录：

Laznik: "啊！它要吃 Laznik 夫人，这条鳄鱼！"。哦，看！他把 Laznik 夫人的整个手都吃了！哦！这个坏蛋！" 我把紧闭的手藏在外套的袖子里，就像 Sonia 在指物时的做法一样。这只手的消失引起了 Sonia 的兴趣，她粘着我跟随游戏剧情变化，因为这只手很快又出现了。Laznik: "哦，Laznik 夫人的手在这里！它又要吃这只手吗？" Sonia 很喜欢这个游戏。但我得到的唯一回答是那句腹语 "hun, hun, hun", 伴随着舌头的吸吮，以及用缩回的手指指点点，这让 Muriel Chauvet 非常担心。最后，我看到自己在影片中从心理治疗师变成了学校老师。Laznik: "你再说一遍吧。因为 Laznik 夫人，她无法明白 Hun-hun-hun。" 可想而知，这种教育方法除了表明我对这种不屈不挠的沉默感到气愤外，没有任何效果。

是与碰巧要从办公室出去的母亲分开，才让 Sonia 开始说话。在接下来的一次分析中，我给这位母亲转达了我们秘书的信息，她想在我们分析结束前见她，因为她应该离开。我更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到再一次试着为语言治疗找到一个档期。由于我无法让 Sonia 进入语言中，我想正音师会做得更好。但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而从这次分析起，她就开始说话了。夫人提前告诉她的小女儿："时间快到了，我要去见秘书了。" Sonia 立刻哭了起来。然而，母亲同意按照我的建议把她交给我。母亲："我马上回来；我会回来的，Sonia，我会回来的，我的宝贝"。Sonia 尖叫起来。我安慰她："她会回来的，妈妈她去见了秘书就会回来的。"我建议她玩一个旧的玩具，在玩具那里我们可以让迪斯尼的小人物出现和消失。令我非常惊讶的是，Sonia 立即安静下来，对游戏感到很高兴。在她的快乐中，她甚至同意跟着 Laznik 重复 "你好，唐纳德 (Donald)", 然后是 "再见，唐纳德 (Donald)", 照着这样，为玩具中的各个角色。目前，这只是一种回声。母亲回到了办公室，但 Sonia 正忙于她的游戏，没有注意到她。然后我推荐另一个类似的玩具，我们可以通过按压几何形状使小恐龙角色出现和消失。然后，那里，Sonia 自己说了 Laznik 没有说过的话。

Sonia: "爸爸! 睡觉!"。在那个时刻，我不明白这两个能指的意义，它们是以命令的方式表达的。几分钟后，她重复了它们。

Laznik: “啊！你太棒了！你”。然后对着妈妈说：“你看，她进入了游戏！”如果说我们可以为终于听到她的声音而欢欣鼓舞，母亲和我，只有当我们重新观看录像来解读它时，这两个命令式的能指“爸爸！睡觉！”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Sonia 的第一句话重复了每晚她父亲试图把她和母亲分开的场景，他把她放到床上，说：“Sonia，睡觉！”此时，父母有他们的房间，Sonia 有自己的房间。

因此，我们发现，在与母亲的身体真正分离之后，这一父性命令可以支持她进入语言。这位母亲和我清楚地意识到，是这段暂时的分离让她说话。尽管这对她而言是对困难的，母亲同意在每次分析中出去 5 至 10 分钟。Sonia 一开始有点埋怨，但后来很好地接受了这一时间，她不仅说话，还和我们的实习生一起画了鱼的家庭。母亲回来 Sonia 才停止说话。但这种语言的开始实际上只发生在分析中，而且仅在她母亲离开后才开始。

接着是圣诞节假期的分离。我看到一个非常优雅，装扮就像参加庆典一样的 Sonia，但她在母亲的怀里，紧紧地依偎着她的母亲，这并不令我惊讶。重聚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期待分离的时间。Laznik: “待会儿，妈妈会出去一会儿，而我们将画画”；妈妈: “好吗？”

Sonia 更用力地抓住她母亲的脖子: “妈妈！妈妈！”

Laznik: “你还记得吗？我们画画；妈妈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画画。还记得吗？”。母亲: “Sonia，你会画画吗？”

Sonia: “不！”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来与 Sonia 就这次分离进行协商，但她不想知道任何相关的内容。时间在流逝，我认为有必要将几分钟的分离重新置于母亲和孩子之间，在分析中。

Laznik 对 Sonia 说: “妈妈去了门的另一边，之后，她会回来了”。Laznik 向母亲靠近，为了将 Sonia 抱在怀里，并对她说: “您可以走了”。当我触碰到 Sonia 时，我意识到母亲没有放开她，就在拉扯中我发现自己怀里的 Sonia 尖叫。当母亲出去的这 52 秒，显得如永恒一般，Sonia 尖叫起来。Laznik 对 Sonia 说: “妈妈她要回来了，她要回来了。是的！她要回来了！”Sonia 缓过气来说道: “我的妈妈！”

Laznik: “我们玩一会儿吧，她就要回来了，我们跟那些人打招呼。你好，唐纳德！”我们发现 Fisher Price 的游戏，可以让人物出现和消失。随即，Sonia 平静下来，仿

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充分地玩耍、说话和画画。然而我仍处于对刚刚发生的暴力场景的惊恐中。我必须承认，在她平静下来之前的 52 秒里，我自问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迫使我走到这样的极端。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将一个小孩子与母亲分开，我希望我再也不用经历这样的分离。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自那次分析后，语言就确定地安置在了 Sonia 那里。她开始说话，在家里、在托儿所、在任何地方、每一次都说得更好。她也能接受，但并不总是接受在父亲的指令下与母亲分开回到自己的床睡觉。语言治疗将在几周后开始进行。

她和父亲在那里呆了很久，一直很享受。在我看来，让 Sonia 能够从这个分开的场景中获益，似乎与母亲能够接受我剥夺她的孩子的方式有关。我们要记住的是，这种剥夺是在相互转移的爱的背景下发生的。对母亲而言，是她的粉丝 Laznik 把孩子带走了几分钟。如果这种钦佩和尊敬的背景不存在，母亲可能不会再来了。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实在的剥夺行为本来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可以认为 Laznik 在那里代替了拉康所说的实在的父亲，他剥夺了母亲的孩子，同时，也给了她爱。拉康在 1957 年谈到弗洛伊德的《小汉斯》时谈到了这一点²²。

直到几个月后，我们才能隐约看出为什么夫人不让她的丈夫占据这个处于分离者和爱的来源的两方面的实在父亲的位置。无论如何，母亲对这一暴力场面的经历是如此积极，以至于她的女儿找到了一种非凡的方式来符号化母-子分离，这要归功于她在等候室的图书馆里发现的一本小书。

关于母亲寻找她们的孩子的书

在接下来的那次分析中，Sonia 带着这本书来到这里，在书中，每一页都有一个动物妈妈在寻找她的孩子，而孩子藏在某物后面：一棵树、一堆灌木丛、一块石头。每个动物母亲--大象、鳄鱼、河马--都在寻找自己的孩子，她们最终找到了她们的孩子，并有一个温柔的重逢。Sonia 把这本书放在我手里，并命令我读它。她独自在等候室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Laznik: "大象说: '宝贝，你在哪里?' 他在那里! 他藏起来了!" 面对婴儿和他母亲的重聚，Sonia 补充道: "亲吻!"

Laznik: "他们互相亲吻!"。我们一起读了书中的一部分，其中不同的母亲在寻找她们的孩子。然后 Sonia 认为这就够了，从 Laznik 手中抢过书，递给她母亲并命令: "妈妈! 我们来读吧!"

²² 拉康，第四个讨论班，客体关系，Seuil，1994，第 215 页及之后

母亲：“啊！鳄鱼！他们找到了”。Sonia 翻到下一页：“河马！它是小河马！宝宝！”在每次分析时，Sonia 都会花一些时间阅读这本关于母亲与孩子间相遇与爱的优秀书籍，为了产生这种相遇，要以分离为前提。

两个月后，一次复发

Sonia 的发育和语言在我们看来处于良好状态时，一次令人意外的复发随即而来。当我在等候室找她们时，我发现 Sonia 躺在她母亲的膝盖上，吮吸着她的舌头，她的手又蜷缩进袖子里了。作为对我前进脚步的回应，我又听到了消失了几个月的“hun-hun”声。在分析中，母亲讲述道，她非常担心，她的女儿从早上开始就一直这样，大家对此都不明白。前一天，她还正常地说话。我问母亲在前一天和早上之间是否突然发生了什么。的确，这位母亲说，她在前一天晚上对父亲怒吼。他像往常一样把 Sonia 放在床上，但她哭了。

因为以往这样发生过几次，父亲要求母亲不要插手，让他来处理这一情况。然后 Sonia 吐了。母亲勃然大怒，痛斥父亲，指责他不是父亲，而是一个魔鬼。Sonia 在母亲的怀抱中结束了这一夜。我明确地为这位父亲辩护说，这不是 Sonia 呕吐的原因，她在母亲的怀里也可能呕吐。父亲扮演了他作为父亲的角色：把 Sonia 和她的母亲分开。我确定 Sonia 的复发，不再说话，与这次对父亲的攻击有关。当 Sonia 在壁橱里玩她的玩具时，夫人吐露了一个欲望-幻想：她希望女儿永远和她在一起。

母亲：“Sonia 会永远和妈妈在一起！所以，Sonia 长大后，她会和妈妈在一起！”

碰巧，实习生正在拍摄 Laznik 的脸，Laznik 用（对 Sonia 的）模仿表现了这个提议的恐怖。Laznik：“你不想让她结婚吗？”母亲：“不想！”Laznik 戏剧性地说：“真可怕！她一定要变成一个老女孩吗？哦天哪，可怜的女孩！多么乏味！”这位母亲笑了起来，被 Laznik 的模仿逗乐了：“如果她懂了，她会杀了我！”仿佛孩子们听不懂大人们说的话一样。

这样，这位母亲可以讲述直到她结婚前，是如何在被丈夫遗弃的祖母怀里睡觉的故事。他的祖父在法国工作。即使他每个月都寄来所需的东西，他只每两三年来突尼斯一次，造一个新孩子，而他甚至没有见过其出生。对她的祖母来说，男人毫无价值。祖母让她发誓，她不结婚，她们两人会在一起到永远。这个设想被传达给小女孩，然后给青少年，作为绝对幸福的保证，因为它将保护她免受男人的伤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听从夫人父亲的决定，即决定在她 18 岁时，让她与一位生在德国，长在法

国的表亲结婚。这是关于把他女儿从他自己母亲的怀抱中抢走的故事。我们能够谈到这位祖母对他们感到的恼恨，以及，谈到夫人无法享受她的丈夫，一个认真细心的并将她和孩子照顾得很好的男人。

这次分析之后，Sonia 重新正常说话。再也没有倒退了。她的语言甚至变得比托儿所里她那一组的孩子们还要好。对夫人而言，也开始考虑个人治疗的可能性，而她到目前为止还是拒绝的，但同时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哭诉她的不幸。对这位将她抚养长大的祖母，她必然是带着爱的忠诚，和一个当然是无意识的知晓，即这种具有排他性和占有欲的爱给她造成的伤害，她陷入了这样的忠诚与这一知晓的两难中。在下一代这里，Sonia 发现自己也陷入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幻想之中，她用愚蠢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没有第三方的位置能在那里形成。从这次分析开始，第三方的位置成为可能，Sonia 可以开始反对她的母亲，呼唤她的父亲。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现在一切都是爸爸”

一辆摩托车在街上经过。Sonia 立即被吓了一跳，尽管声音并不近。像几乎所有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一样，她会保留听觉过敏，这种情况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²³而逐渐消失。Sonia 听着远处传来的摩托车声：“是爸爸！”。

Laznik，共情道：“摩托车？你看到它发出声音了吗？一声巨响！” Sonia：“一声巨响，摩托车！”

Sonia：“自行车就是摩托车！是爸爸！”

Laznik：“爸爸，他有摩托车吗？” 妈妈：“没有”。 Laznik：“爸爸有一辆大卡车，爸爸”。的确父亲驾驶起重机。在这期间，Sonia 靠近了她的母亲，以安抚自己。母亲则正好趁机重重扎女儿头发。Sonia 不让妈妈碰她的头发：“不！”

母亲：“你不想让我摸你的头发吗？”

Sonia：“不！”

Laznik，笑着说：“她开始有个性了。你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Sonia 走到玩具柜前，继续她的解释：“发圈，妈妈！。你绝对不能碰那个发圈！”

²³ 这一点在第四章关于 Catarina 的内容中再次讨论，她也有同样的问题。

被逗乐的母亲问道："不能碰发圈？"

Sonia："不！"

母亲："是谁给你买的发圈？"

Sonia，也是生硬的语气："是爸爸！"。

母亲告诉我们，现在，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爸爸的"。但 Sonia 的反对得到了她母亲的充分容忍。她意识到女儿已经取得了进步，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真正的感情重聚的时刻，特别是围绕着那本寻找自己孩子的野生动物母亲的小书，这本书总是让 Sonia 喜欢。

评论：

因此我们经历了她的两个连续治疗的阶段。为了开始，对她的复苏在于为她创造一种冲动驱使的交流欲望，首先是与她的精神分析家，然后是与她的母亲。重复寻找母亲的快乐的这一快乐，让她能在母亲的欲望中被异化。如果在大他者欲望中的异化对于一个自我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那么 Sonia 的案例教导我们，如果一切保持原样，它并非没有危险。因为接下来必须要发现如何为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分离腾出位置，以便 Sonia 作为一个主体出现。应该强调的是，Sonia 这样的案例并不常见。这个婴儿一开始表现出有孤独症风险的迹象，然后走出来了。接着她出现了 DSM5 所称的 "非特定性" 的症状，这相当于法国精神病学所称的婴儿精神病，在她的案例中，智力缺陷的风险加重了。

此外，我们怎么说都不为过：对于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这种与分析家的心理治疗工作必须与精神运动师（André Bullinger 引入的概念）的工作相结合，以便这个被左右分割，上下分割的小身体能得以构建。我们知道这些概念印证了 Geneviève Haag 对孤独症的身体的研究²⁴。

ⁱ 译者注：一种胃病药

ⁱⁱ 译者注：古斯米，也译作古斯古斯、库斯库斯、蒸粗麦粉，是一种源自马格里布柏柏尔人的食物。它由粗面粉制造，形状和颜色都像小米。古斯米在马格里布地区是主食，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东部、突尼斯和利比亚也是主食

²⁴ Haag G.: 身体自我：孤独症与发育，Le Fil Rouge, PUF, 2019。